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七十三
四

郎中_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七十三

列傳五十一

秦諸臣傳

鑲白旗漢軍李鋈撰

公孫枝

公孫枝字子桑秦大夫也事穆公穆公九年

僖九年

齊會

戎師納晉惠公夷吾公謂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
孝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

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思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十三年

僖十三年

晉荐饑使乞糴于秦公謂枝曰與諸乎對

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携携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奚曰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于是輸粟于晉韓之戰也晉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公使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

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及獲晉侯舍諸
靈臺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枝曰歸之而質其
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祗以成惡且史佚
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

許晉平

左傳

百里奚之未遇也亡號而虜晉飯牛于秦傳鬻以五羊
之皮枝得而說之獻諸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
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枝對曰信賢而任之

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
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公遂用之

呂氏
春秋

呂氏春秋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
秦公孫枝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蹇對曰非也
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
秦國僻陋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諸侯笑今子
為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枝出自數于百里氏百里
奚請之公曰此所聞于相國斂枝無罪奚請有罪奚

請馬百里奚歸辭公孫枝枝自數于街百里奚令吏
行其罪

百里奚 蹇叔

百里奚

史記作僕

初事虞公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公與其大

夫百里奚

左傳僖五年晉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
媵秦穆姬井伯蓋即百里奚耶孟子晉假道于虞宮
之竒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將亡而去之秦

以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奚年已七十餘，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公大說，授之政，號曰五羖大夫。

說苑：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穆公觀鹽，見奚牛肥，曰：「任

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
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公知其君子也
與坐大說異日與公孫支論政支曰君其得聖人乎
公曰然吾說夫奚之言支歸取雁以賀明日乃致上
卿以讓奚韓詩外傳禽息薦百里奚不見納穆公出
當車以頭擊闌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于國不如死
也公感悟而用奚論衡同後漢書注引今本無

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

于齊而乞食餽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于是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晉獻公卒公使奚將兵納惠公夷吾于晉惠公卒復納文公

史記

公與晉師圍鄭鄭人與公盟公使大夫杞子逢孫揚孫

戍之而還三十二年

僖三十二年

杞子自鄭使告于我曰鄭

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公訪諸

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

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

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百里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

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

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

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大王之所
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

呂氏春秋繆公襲鄭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
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氣之趨與
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
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不聽蹇叔送師而哭曰師
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
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逼師必於殺女死不于南方

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尸女之易也

明年我師及滑鄭知之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晉果

敗我師于穀獲三帥

左傳

百里視

西乞術
白乙丙附

百里視字孟明

國語作
子明

百里奚之子也穆公三十二年

德三十
二年

公使百里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東襲鄭明年

及滑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

鄭視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

還也滅滑而還晉敗我師于殺獲視術丙以歸已而文

羸

晉文公夫人

請之晉舍之中悔復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

則在舟中矣釋左騾以公命贈視

矯命贈馬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

視

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繫臣囊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
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晉
人既歸三帥大夫及左右皆言于公曰是敗也視之罪
也必殺之公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
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

為政三十五年

文二年

視帥師伐晉報穀之役及晉師戰

于彭衙我師敗績晉人謂之拜賜之師公猶用視視增

修國政重施于民明年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

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穆公薨西

乞術復事康公康公六年

文十二年

公使術如魯聘且言將

伐晉魯公子遂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

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

足辭也三辭術答曰寡君願微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
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
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魯厚賄

之

左傳

由余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穆公賢使由
余觀秦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
使人為之亦苦民矣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

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
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
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
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下交
爭怨而相篡弑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
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
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于是公退而問
內史廖曰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

之害將奈之何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急于政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答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于是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

戎

史記

韓非子戎王使由余聘于秦穆公問曰願聞得國失國何以由余對曰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昔者堯有天下飯于土簋飲于土劍南北東西莫不賓服舜有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于宮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未畫其內纓帛為茵蔣席額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國之不服者三十三殷人作大

路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聖埤茵蓆雕文
此彌侈矣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
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召內史廖而
告之使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說之終歲不還
牛馬半死由余歸諫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公迎
而拜之上卿新書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
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
其上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古之蓄其下者其施

報如此

雜家有由余三篇

漢書

論曰書所以記帝王之言也列國無得與而以秦誓終之若夫穆公之悔過也孟明再辱國而以修政重施終之亦善于補過者也由余之言矯世之弊已爾其去戎之秦也未必移戎俗于秦而秦霸矣

繞朝 任妄

繞朝任大夫也康公七年

文十年

士會在秦晉患之使魏

壽餘偽叛以誘士會壽餘請以私邑自歸于秦公許之
公師于河西將受魏邑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
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公使士會會將行繞朝
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士會遂歸

晉

左傳

又有任妄者亦事康公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以
攻秦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
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

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韓非子

公孫鞅

公孫鞅者衛之庶孽公子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痤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諾諾而去痤召鞅謝曰今者王

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座既死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說孝公以彊國之術孝公大說公既用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鞅曰疑行無

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于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見于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公曰善甘龍曰孝公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聞以此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論于法

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

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執曰

亦孝公臣

利不百

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鞅曰不然
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
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公曰善

商子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恠曲學多辯愚者笑之
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
疑矣于是遂出墾草令

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

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者同賞匿姦者

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

者各以率

同律

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

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

舉以為收孥

言收隸其妻子
沒為官奴婢

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

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

家次

謂家有班次
不使僭侈

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期年秦民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數于是天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天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

有言令便者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韓非子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

于是以鞅為大良造

即太上造秦之第十六爵名

將兵圍魏安邑降

之居三年築冀闕宮庭于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今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

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

國策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彊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彊服之耳韓非子商君教秦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遂公家之勞禁游宦之民顯耕戰之士新書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

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于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于天地

其明年齊敗魏于馬陵其明年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人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崩隄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代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

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鞅伏甲士襲虜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惠王兵數破于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者割河西之地獻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鞅既破魏還秦封之于高十五邑號為高君

紀年秦封衛鞅于鄜改名曰高

鞅相秦十年宗

室貴戚多怨望者孝公薨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
反發吏捕鞅鞅亡至闕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
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喟然嘆曰嗟乎
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
魏師弗受鞅欲之他國魏人曰鞅秦之賊秦彊而賊入
魏弗歸不可遂內秦鞅既復入秦走高邑與其徒屬發
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鞅殺之于鄭黽池車裂鞅以
徇曰莫如高鞅反者遂滅鞅之家

史記

國策孝公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死惠王
泣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
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
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
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
裂之而秦人不憐

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兵權謀公孫鞅二十七篇

漢書

論曰商鞅之于孝公也四說而後入若鞅者高論以摛

中爾烏足識帝王之道哉周道陵夷古法初未盡變至
鞅迺蕩然無遺迄于今嗟乎古不可復誰之罪歟其所
著商子有更法墾命農戰去強開塞兵守來民賞刑畫
策諸篇而間厠後事于篇中蓋非鞅之本書已然墾草
農戰不外前法至去詩書禮樂以漓舊俗開後非鞅罪
不可逭矣

司馬錯

司馬錯秦人也事惠王張儀既相秦苴蜀相攻擊

華陽國志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命之邑曰
葭萌苴與巴好巴蜀為讐故蜀王怒伐苴

各來告急于秦王欲伐蜀以道險難至而韓又來侵欲
先伐韓恐不利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錯與張儀爭論

于王前

史記

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
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緄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
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

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
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
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
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
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翟去
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
兵者務富其名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
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

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焉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

以地與魏王弗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王
曰善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敗蜀主更
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益彊富厚輕諸侯
策 國

樗里疾 甘茂

向壽
甘離附

樗里子名疾秦惠王弟也

紀年作
褚里疾

與惠王異母母韓女

也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疾右更
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二十五年使

疾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

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疾號為嚴君

史記

張儀殘之重而使之楚

重貴重之

因令楚王為之請相于秦

儀謂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

楚楚王因為請相于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于秦乎

臣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

以國事楚王大怒疾出走

國策

按秦策又曰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讐謂衍

曰不如召甘茂于魏召公孫顯于韓起樗里子于國
三人者皆張儀之讐也是儀嘗逐疾史不載也

惠王薨武王即位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疾甘茂為左
右丞相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疾以車百乘入周周以
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
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
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
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

馬故使張戰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
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
悅武王薨昭王即位疾又益尊重昭王元年疾將伐蒲

紀年褚里疾圍蒲
不克而秦患王薨

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為蒲謂疾曰公

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
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于魏衛必折而
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于魏
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

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
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疾曰善胡衍入蒲謂其
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罪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
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劾金三百斤曰秦兵
苟退請必言子于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于蒲
以自貴于衛于是遂解蒲而去

史記

疾及楚攻魏皮氏或為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恐亡
必合于秦王何不肯秦與魏魏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

必效城地王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以太子在楚不肯也或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効城地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策國

昭王七年疾卒塋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

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樗里疾
室在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
儀樗里疾而見惠王王悅之使將而佐魏章畧定漢中
地惠王薨武王即位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相壯反

華陽國志秦滅蜀封公子通為蜀侯以陳壯為相壯
反殺通秦誅壯封子暉為蜀侯史記云蜀侯暉相壯
反誤

使茂定蜀還以茂為左丞相

史記

張儀將相魏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茂曰不如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于魏

不敢反于秦矣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

言儀無捨秦之心必重茂

欲茂以秦資之也

張儀又欲以漢中與楚請王曰有漢中蠹種

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今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天下有變王割漢中與楚和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王今以漢中

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三年王謂茂曰寡人
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茂曰請之
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茂至謂壽曰子歸言之于
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
以告王王迎茂于息壤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
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
行千里攻之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
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

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韓相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母織自若也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母懼投行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

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于是與之盟于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疾公孫衍爭之王王將聽之召茂而告之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茂攻之茂攻宜陽三鼓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茂曰我羈旅而得秦相者我以宜陽餌王令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于內而公仲以韓窮我

于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
之郭為墓于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宜陽既拔楚畔秦而合于韓王懼茂曰楚雖合韓不為
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相御也楚
言與韓而不餘怨于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言二國雖合
猶相疑故自

相制
御也

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合于秦

秦啟闕而聽楚使茂謂王曰誅于楚

誅誘也

而不使魏制

和楚必曰秦鬻魏魏不說而合于楚楚魏為一國恐傷

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王不惡于魏則寄地

必多矣

國策

韓既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薨于周弟昭王即位王母

宣太后楚女也

史記

國策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

寡人數窮焉為之奈何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

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

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又曰甘茂相秦王愛

公孫行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茂茂因入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于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也乃逐之

楚圍韓雍氏韓使求救于秦冠蓋相望也太后楚人不肯救秦師不下轍韓又令尚靳使秦謂昭王曰韓之于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雁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轍臣聞之唇揭者其齒寒願王熟計之韓又使張翠張翠稱

病日行一縣翠至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翠曰未急也急則折而入于楚矣臣安敢來茂曰先生毋復言入言于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轂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于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

王曰善果下師于轂以救韓

國策

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疾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

宣太后外族也與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

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史記

韓為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

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解言解中封

小令尹以桂陽中言使楚自封之國中桂陽荊州郡史記作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

索隱注解口秦地名近韓杜陽秦地說誤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

其私徒以鬪于秦願公熟計之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

當韓也子為我謂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

有復于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
公孫郝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于
事而公獨與王至斷于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
于韓而甘茂黨于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彊而公黨
于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
之多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
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
郝而後委國于甘茂是韓公之讐也今公言韓以待楚

是外舉不避讐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
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
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求潁川
于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于楚而以其
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
秦楚爭疆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于秦

謂以攻韓為楚
過也史記作過

楚以
收韓

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

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

而誅齊魏之罪是公孫郝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之王

以武遂復歸之韓

國策

向壽公孫郝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郝由此怨讒茂茂

懼輟伐魏皮氏亡去樗里疾與魏講罷兵

史記

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代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

江上之處女有家貧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無燭

者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于餘明之照

四壁者幸以賜妾處女相與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

肖棄逐于秦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代曰
善請重公于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
居秦累世重矣自轍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
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王曰然則奈何蘇
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

史記

作鬼谷

終身勿出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茂辭不

往蘇代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
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王何以禮之以甘茂

之賢得擅用彊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
命而處之秦因復茂之家以市于齊齊使茂于楚楚懷
王新與秦合婚而驩而秦聞茂在楚使謂楚王曰願送
甘茂于秦楚王問于范環

史記作范蠡

曰寡人欲置相于秦

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楚王曰吾相甘茂可乎對曰
不可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事君小不知處室
以苛廉聞于世

詩小

甘茂事之順也故惠王之明武王

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

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非楚之利也且王嘗用

召滑于越而納句章昧之難

句章屬會稽昧唐昧楚將
二十八年齊秦韓魏共攻

楚殺昧史記作內
行章義之難誤

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計王

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用之于越而

忘之于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于秦若公

孫郝者可

史記作
向壽

夫公孫郝之于秦王親也少與之同

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于是茂

竟不得復入秦卒于魏茂有孫曰甘羅羅年十二事秦

相文信侯呂不韋為庶子呂不韋欲攻趙以廣河間使
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丹質于秦呂不韋因請張唐
相燕張唐辭曰燕者必徑于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
地呂不韋去而不快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呂不韋曰
吾令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
卿相燕而不肯行羅曰臣行之呂不韋叱去曰我自行
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為孔子
師今生十二歲于茲矣君其試臣吳遽叱也羅見張唐

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羅曰應侯之于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其不如與曰知之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行有日矣羅謂呂不韋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

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疆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十一羅還報秦封羅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

賜之

策四

論曰樗甘柄秦用乎嚴察噶啗之間而順焉智則多已

張儀宿號多智然伐蜀之形獨失之錯卒之宜陽力拔
三川道通事故祖儀唯先後爾

尚史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七十四

列傳五十二

鑲白旗漢軍李錯撰

魏冉 芊戎

須賈附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昭王母
故號為芊八子及昭王即位芊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
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
戎為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

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
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李
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
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
年擣里疾死而使涇陽君質于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

不利

史記

使仇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仇赫曰秦不聽樓緩必
怨公公不若陰辭樓緩請毋急秦王秦王見趙請相魏

冉之不急且不聽公言是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

故德公矣

國策

于是仇赫從之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
出奔齊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
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
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
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陰

即陶邑濟陰之定陶

號曰穰侯冉

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

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
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
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
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冉之所任舉也相善于是
冉之富富于王室

史記

三十三年冉為相國將兵敗魏于華走芒卯而圍大梁
須賈謂冉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謂魏王曰昔惠王伐
趙戰乎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

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
兵勁而地不并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
中山數伐數割而國隨以亡臣以為燕趙可法而宋中
山可無為也夫秦貪利之國而母親蠶食魏盡晉國戰
勝畢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
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
地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
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

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于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罾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北成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

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
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
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于梁亟于少割收魏方疑而
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于魏之
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取
地豈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効絳安邑又為陰啟兩
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以合而君制之

自陰啟兩機
以下或有舛

誤鮑注不分明史
多變文以就之

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

之而無行危也冉曰善乃罷梁圍

國策

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冉益封

史記

秦拔魏寧邑魏王令人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冉曰王無聽魏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夫亡寧者宜割二邑以求講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魏策

明年冉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魏破芒卯于華陽斬首

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

史記

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于趙而以順子

齊公

子為質趙乃案兵告于秦秦使公子他謂趙王曰齊

與大國救魏而倍約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

之地以奉祭祀

史記作取趙觀津又與之

按策

今又

案兵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

之于是蘇代為齊獻書于丹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且

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

熟于計穰侯智而習于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

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讐也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于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于秦齊恐必不走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五

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于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于是冉不行引兵而歸三十六年容卿造謂冉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隣恤

言逆于憂

而莫之據也故齊之于

陶存亡之機也君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

時時至弗失舜不遇堯不得為天子湯武不當桀紂
不王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
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讐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
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君之大名也詩云樹德
莫如滋除惡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
故亡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此時成君之功除君之害
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秦合其讐君必深矣挾君之讐
以誅于燕後雖悔之不可得已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

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于河南為萬乘達途于中國南與陶為隣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

而無他慮也

國策

冉遂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于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冉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昭王昭王于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于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于是秦王悟乃免冉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冉出關

輜車千乘有餘丹卒于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史記

半戎宣太后同父弟號華陽君又號新城君宣太后時

戎與丹並用事擊斷無諱段產

秦人

于是謂戎曰夫宵行

者能無為奸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百處郎中能無議

君于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于君願君察之也

國策作白圭

段干

越人

又謂戎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

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之弟子曰馬千

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繆

牽長故繆牽于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

不肖于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

戎未嘗相尊稱之

不釋塞者

言障之于王不解

是繆牽長也戎初以罪去楚入東周及丹用

事還入秦范雎進說乃逐戎于闕外就封邑

東國

范雎 蔡澤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于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

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搥齒。睢佯死。即卷以箒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箒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箒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搽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

秦昭王使謂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仇不敢書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睢賢謂曰先生待我于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睢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

至勞王稽因立車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于是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于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

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于秦秦東破齊
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
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
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
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
綱壽欲以廣其陶封唯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
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
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

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
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
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于有功而刑必斷于有罪今
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鈇鉞豈敢以疑
事嘗試于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
之無反復于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
藜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
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

聞善厚家者取之于國善厚國者取之于諸侯天下有
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
人之死生而聖主明于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
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
載之于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于王
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
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于是秦昭
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雎于是雎乃得見于離

宮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
至睢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
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
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
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敬執賓主之禮
睢辭讓是日觀睢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
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
教寡人睢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

教寡人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睢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大王也身為漁父而釣于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于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

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誅于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以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于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于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

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于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于主假使臣得同行于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是以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于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

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
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于生秦王聽曰先生
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于
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
命于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
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
教寡人無疑寡人也唯拜秦王亦拜唯曰大王之國四
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

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鬪而勇于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于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唯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

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于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

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焉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

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
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雎謀使
五大夫館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邱客卿雎復說昭王
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
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
秦患者孰大于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
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榮
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

下王一興兵而攻咸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
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
使于韓睢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
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
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
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
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
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

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于諸侯剖符于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于陶國弊御于諸侯戰敗則結怨于百姓而禍歸于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于廟梁宿昔而死李兑管趙囚主父于沙邱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

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
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
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
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
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于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
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國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
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

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于臂臂大于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疾走百人誠與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

其主其今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
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
立于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
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其輔外布治
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
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
戰勝攻取利盡歸于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
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

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昭王聞之大懼曰善于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子闕外秦王乃拜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十乘有餘到闕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于王室秦封雎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于秦雎聞之

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于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睢曰臣為人庸僂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絺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于王天下之事皆決于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于相君者哉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君見于張君

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于主人翁睢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于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于是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

能自致于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績賈之罪尚未足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邱墓之寄于荆也今睢之先人邱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于齊而惡睢于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于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

所以得無死者以絺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
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于睢睢大供具盡請
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于堂下置莖豆
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
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
走趙匿平原君所睢既相王稽謂睢曰事有不可知者
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
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二也使臣卒然

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于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于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于臣亦無可奈何雖不憚乃入言于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于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于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于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唯于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

之怨必報。雖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雖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

君于闕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于闕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

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
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
朴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于天下
然降其主父沙邱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
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

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
王用雕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
秦大破趙于長平遂圍邯鄲

國策天下之士合縱相聚于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則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于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于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予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

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而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韓非子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蠶也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王曰必弛易之矣

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睢席藁請罪

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于是睢罪當收三族昭王恐傷睢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睢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

史記

秦使王稽攻邯鄲十七月不下秦人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于子也今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今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今必不行者也守閭嫗

曰某夕某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
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于王不過父子之親軍
吏雖賤不卑于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
人成虎十夫操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
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
大怒而欲兼誅睢睢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于魏道
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羈旅之中使
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

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于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
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
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雖失韓之汝南
昭王曰君亡國其憂乎雖曰臣不憂梁人有東門吳者
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死而不憂何也東
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與無子時同
也臣奚憂臣亦嘗為子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與為梁
餘子時同也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

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習今應侯亡地而言
不憂此其情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睢曰傲欲
死睢曰何謂也曰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秦國乎今
傲勢得為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
尚奚生不若死睢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于王
自是之後睢每言韓事者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

策圖

昭王臨朝歎息睢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

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
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勇士御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
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
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
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睢睢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

往入秦也

史記

韓非子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粟
粟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秦法民有功受賞有

罪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是有功與無功俱賞也有
功與無功俱賞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
棗蔬而涓說苑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
侯曰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張急調下故悲耳急張
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能無
悲乎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
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

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魁頗覺鷓膝擊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于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馬于塗聞范雎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于秦范雎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

王使人宣言以感怒范雎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
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范雎聞
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
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
揖范雎固不快及見之又倨雎因讓之曰子嘗宣言
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范雎曰請聞其說澤曰
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
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范

睢曰然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于天下天下懷
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范
睢曰然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
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
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
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范睢曰然
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
亦可願與范睢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諍曰何為不

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
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
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
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
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
辟難然為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
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
矜貴富而不驕息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

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
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
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德也君明臣直國之福
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
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
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
以其君父為慘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
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

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
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
期于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
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于是范睢稱善澤少得聞
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
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
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范睢曰
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

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
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范雎曰未知何如也澤曰今
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
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
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振海
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
起大夫種范雎曰不若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
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

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于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于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

而所以死者惑于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于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嘗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于葵邱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于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于庸夫此皆乘至滅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

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
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
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
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
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
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
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
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

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于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利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厄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

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
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
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于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
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
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
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
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
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于蜀漢使天下皆畏

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于水者見面之容鑒于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

誣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熟計之范睢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于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于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于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眾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為客卿范睢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范睢睢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

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
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
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于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

質于秦

史記

論曰穰侯之于秦也立昭王逐武后及其相秦收魏河
東河內遂圍大梁又走暴鳶破芒卯瘠韓弊趙功亦多
矣及狡客乘隙起奪釜鬲于國而卒保陶以終其知亦
足瞻矣睢也初終穰讓異節然遠交近攻雖曰傾丹實

資秦帝與

呂不韋

呂不韋者濮陽人賈于邯鄲

史記往來販錢
齊貴家累千金

見秦質子

異人

子楚初名
孝文王子

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

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
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
事之秦子異人質于趙處于廂城

史記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四十二年以次子安國

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
姬立以為正夫人號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
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子
于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
于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見而
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
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
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

坐深語

敬往說之曰子僕

異人異母兄

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

子無母于中

母夏姬無寵與無母同

外託于不可知之國一日倍

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為子

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

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

太子謂子僕

君之府藏珍珠寶玉駿馬盈外殿美女充後庭

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于累卵而不

壽于朝生矣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于
泰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者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
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
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
蒿矣今子異人賢材也棄在于趙無母于內引領西望
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
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
而歸之

史記不韋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以五百
金買竒物玩好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以其物
獻夫人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夫人無子
以此時蚤自結于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而子之
夫在則尊重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
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間從
容言子楚乃因涕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楚以為
適嗣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剖玉符約以為

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
按史呂不韋說秦時孝文王尚為太子而未為王
又華陽夫人姊與陽泉君說亦異

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于中
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
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
德畔施自為德講也不然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
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

史記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
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
秦軍遂得歸昭王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
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 史
記說亦異不知何本

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曰吾楚人也乃
自子之而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
無師傅所教學不習于誦王罷之乃留止間曰陛下嘗

軼車于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竒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即位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

國策

史記食河南雒陽十萬戶

按是時兩周與韓俱

未亡不韋采地安得有此

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即位為王尊呂不韋為相

國號稱仲父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
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
傾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
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
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
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
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
一字者予千金秦王九年嫪毐事覺事連相國欲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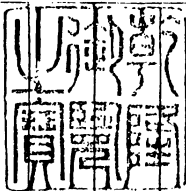
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
致法十年十月免相國不韋而出就國歲餘諸侯賓客
使者相望于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
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十萬戶君何親于秦號稱仲父
其與家屬徙處蜀十二年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
而死竊葬索隱不韋死其賓客數千人竊共葬于洛陽北芒山其舍人臨者晉人
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
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

門視此

史記 嫪毐事
詳帝太后傳

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

洪書



尚史卷七十四